

➡➡也只有这样的友谊，才形成了石库门的一种文化，并熏陶着我们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成长。

●弄堂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，也是我们从小生活在弄堂里人的一种精神乐园。

如果是谁走在外头，碰到自己一条弄堂里的人，那别说有多亲，看见年纪大一点的老头老太，就叫阿娘阿爷，看见年轻点的就叫阿姨爷叔，叫得就像自己一家人家一样。还有就是自己弄堂里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许和外弄堂里的人讲，仿佛家丑不许张扬一样。当然弄堂里的人家谁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也就当着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关心。

但弄堂里住的人并不是都生活在世外桃源，有的人家就像前世冤家，前楼的外婆和客堂间的阿娘就像两根火柴，碰不到一起，就连空气也不能对流，一不小心就会着火。但讨厌的是，前楼的灶披间和客堂间的灶披间都在一个地方，客堂间的阿娘喜欢吃咸带鱼，前楼外婆喜欢吃辣椒炒毛豆子。好了，两个人一起挤在灶披间，一个在炉子上煎咸带鱼，那种味道对不喜欢吃海鲜的四川人来说，就是一个臭。但前楼外婆在油锅里炒辣椒时，那股辣味直冲阿娘眼睛，害得阿娘直流眼泪水。于是，宁波阿娘一边用水冲眼睛，一边在嘴里骂道：“贼拉伢子，格四川人勿吃辣椒要死人了。”

四川外婆也不让人，用四川话回敬宁波阿娘：“龟儿子，这臭带鱼比阴沟洞里的味道还要臭。”

顿时，阿娘和外婆就吵了起来，宁波阿娘骂四川外婆是讨饭叫花子，四川外婆骂宁波阿娘是死要面子不要夹里的人，一个用宁波话骂山门，骂得来屋顶都要翻了；一个用四川话骂，骂得窗框都要掉下来。吵得一条弄堂里的人都来劝架，把阿娘拉到过街楼下坐着，再把外婆拉到居委会坐着，等两位老人的火气都消了，他们才各自回家继续煎咸带鱼和炒辣椒。

但也有今天吵，明天就和好的邻居，这一般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争吵。有的年轻人在弄堂里晾衣服不注意，随便把自己的裤子晾在大家走进走出的地方，于是上了年纪的阿婆就看不惯了，就用教训的口气说：“看依面孔蛮漂亮的，哪能一点也勿晓得做人道理的？”

年轻人就说：“我做人道理要依来讲？”
“我勿好讲吗？我是看依生出来的，快，把衣服重新晾过。”
“依只老太婆哪能介喜欢管闲事的？”
“啥么事？依骂我老太婆？依不会老吗？依真像个神经病。”
“讲我神经病，我看依自己是只老酒瓶。”

两个人你一句，她一句，为了一点小事也吵得大家鸡犬不宁。不过年轻人的父母知道了，一定会上门为老人赔礼道歉。老人事情过后也就忘记了，看见年轻人叫她一声阿婆，她就骨头轻了很多，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就会帮人家衣服收进来。但下次看见她又把衣服乱晾时，阿婆又要教训她了。

但更多的邻居都是和睦相处的，有的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红过一次脸，包括我家和西厢房的关系，还有花脸外婆和我阿娘之间的友谊，也只有这样的友谊，才形成了石库门的一种文化，并熏陶着我们在这样和谐的氛围里成长。

●小时候，阿娘给我猜过一个谜语：长长弄堂，转弯是火缸。叫我猜一个用品。我就猜是老虎灶。阿娘听了就哈哈大笑，说我蛮聪明的，阿拉弄堂对面是有个老虎灶，但答案不是老虎灶。我问阿娘，那是什么呢？阿娘叫我再动脑筋。并给我三天时间去猜，猜出来了，就给我吃只荷包蛋。

于是，我逢人就给人家猜这个谜语：长长弄堂，转弯是火缸。结果还是花脸外婆猜出来了，她告诉我是烟斗。啊！是烟斗呀？对的，仔细想一想，那根竹管就如一条弄堂，放烟丝的地方就如火缸。

从此以后，我对弄堂有了印象，特别是开头一句：长长弄堂……是呀，弄堂很长，弄堂里有很多人，一条弄堂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今朝依去菜场买了点啥菜，大家都知道。特别是 15 号里的阿八头姆妈，每天早上从菜市场买菜回来，就从弄堂口开始一路和人家有讲不完的话，先是汇报自己在菜场里买了点啥菜回来，然后再讲阿五头喜欢吃臭豆腐煎毛豆子；阿六头喜欢吃红烧肉，吃起肉来一口气好吃五六块；阿四头什么也不要吃，就喜欢吃酱瓜泡饭；阿八头喜欢吃红烧带鱼，没有鱼就不吃饭……阿八头姆妈逢人就讲菜场里哪个摊头的菜新鲜，哪个鱼摊头的鱼浇了多少水，现在卖菜的人心要黑就有多黑，不过有个叫小黑皮的买活鱼的，他的鱼从来不缺顾客的分量……阿八头姆妈讲得起劲时，就站在我家窗口下叽叽喳喳地说着，几乎每天早上是被她高昂的声音吵醒的。

每逢醒来时，我就为自己是宁波人有点懊恼，听听阿八头姆妈，那操着浓重宁波口音的说话声，整条小弄堂都有回音。特别是她的婆婆，那声音更是响亮。这个有着响亮声音的宁波老人都 80 多岁了，一双小脚，走起路来人也摇，一年四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当她听到自己媳妇菜买回来了，就打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把头伸出来，仔细看放在门口那个菜篮子里的菜，然后就用细小的眼睛白了白媳妇一眼，就撕开嗓子用宁波话叫了起来：“闲话啥介多？像只老母鸡，一早就叽哩咕噜地叫勿停？老母鸡还会生蛋，生出的蛋孵了还有雌雄，只有阿拉屋里的女人孵出来的小鸡全部是朝外屁。生又交关会生，还生了八个。人家有八仙过海，八个神仙也只不过一个何仙姑是女的，阿拉屋里厢是八个小娘居，好开两桌麻将台子了。”

说来也怪了，阿八头姆妈也算个厉害角色，在菜场买菜时为了一块菜叶子都会和人家争吵个没完。不过看见她婆婆，就如猫见了老鼠屁也不敢放一个，乖乖地停住了闲话，拎起菜篮子就进了石库门。

不过好几次，阿八头姆妈总是帮我带大饼油条回来，她站在我家窗口下叫道：“小娘居大饼来了。”

我就从窗口下放一根吊着竹篮子的绳子，阿八头姆妈就把香喷喷的大饼油条放进竹篮子里，我再把篮子拎起来，这时候，我又不讨厌她了，发觉阿八头姆妈绝对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就连我母亲也夸她是个不容易的女人，家里十一口人，只有阿八头阿爸一个人工作，八个女儿，一个阿婆。再说宁波阿婆是全世界都知道的，有多少难弄就有多难弄。但阿八头姆妈把个家搞得井井有条，八个女儿走出来都像模像样，八条长辫子有八种颜色的蝴蝶结，八双鞋子全是一样的黑布方口鞋，八件棉袄罩衫都是冬天穿完，再穿到春天，八个女儿走出来，如果不分个长子长短，都以为是双胞胎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八个女儿坐在家门口喝酸梅汤，那场面就如一道壮丽的风景线，会吸引很多人来看。

●夏天里的弄堂，下午四点过后，太阳偏西了，小孩子们都洗好了澡，坐在弄堂里等花脸外婆来卖棒冰。讲究点的人家会在孩子的身上拍点痱子粉，在自己门前放一只小台子，让小孩子们坐着，这时候的 15 号门口，一定坐着八个小姑娘，最大的女儿已经上中学了，最小的是阿八头还抱在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

组合 I

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阿鸣 整理/草千里

长长弄堂悠悠故事

手里，一人拿着一只碗，喝着酸梅汤。

酸梅汤的做法还是有讲究的，阿八头姆妈的酸梅汤是用山楂、甘草放在一起用清水煮，她在煮的时候，我们楼上都会闻到一股酸味道，一幢楼里的人都会流口水。不像我阿娘的酸梅汤就简单了，她用冰水放几调羹米醋和糖就成为酸梅汤了。但花脸外婆看见酸梅汤就牙齿疼，说都自己做酸梅汤了，我的棒冰生意就勿要做了。

每逢花脸外婆说这话时，小脚阿婆就会得意道：“宁波人有句话，吃勿穷，穿勿穷，打算勿及一世穷，这个家如果不是我在打算，一家老小都去喝西北风了。”

花脸外婆就说：“就四分一根棒冰呀，就叫你要吃穷了？”

小脚阿婆说：“我家有八个小娘居，四八三十二，三角两铤是我家一天的小菜钿。但酸梅汤只要五分都勿到，一家老小都喝到了。对了，天交关热，依来喝碗酸梅汤再去卖棒冰好来。”

小脚阿婆的话是有道理的，这个家都是她在当家，都 80 多岁了，也不放弃家里的经济大权，阿八头阿爸在一家工厂上班，他是八级技工，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收入，这些钱他全部交给自己母亲，再由母亲每天拿出一天生活费用交给阿八头姆妈。并规定一天的菜里要有鱼和肉，外带一瓶黄老酒，这瓶黄老酒是阿八头阿爸晚上下班回来喝的，不过阿爸头阿爸只喝半瓶，另外半瓶就是小脚阿婆喝了。小脚阿婆也不会全部喝光，总会留下二两左右，留着明天烧鱼烧肉时用。

所以，花脸外婆永远做不到小脚阿婆的棒冰生意，也不会喝她的酸梅汤。但花脸外婆自己做绿豆汤，绿豆汤里再放百合，百合有点苦，花脸外婆就放冰糖。烧好的绿豆汤连锅放在铅桶里浸着，铅桶里是从井里打上来的水。等她把棒冰卖完了，钱数好，就拿出冰镇过的绿豆汤喝了起来。

喝过绿豆汤和酸梅汤，天也黑下来，弄堂的灯也亮了，这时候，阿八头阿爸老酒也喝过了，就坐在门口乘风凉，阿大和阿二头一定会在边上帮阿爸扇扇子，阿三和阿四坐在灯下做功课，阿五和阿六头帮姆妈绷绒线，阿七头和阿八头坐在自己阿爸大腿上撒娇，阿八头姆妈就着弄堂里的灯光在结女儿们的毛衣。只有小脚阿婆一个人坐在屋里，睡在那张手把柄都发红的藤椅上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扇着。

相比之下，15 号门口热闹多了，阿八头阿爸身边围着八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俗话说女儿是阿爸心头宝贝肉，不管怎么样，拼着老命想养个儿子，结果生出来都是女儿，女儿就女儿吧，在准备养第 8 个时，小脚阿婆逢人就说：“女是七，八是男，这次阿拉媳妇肯定是生儿子了。”可没有想到，第八个还是女儿。这次他们就死心了，决定不养了，再养下去，一个月的一百元工资是养不活这么多人了。

现在是阿八头阿爸给女儿们讲故事的时候了，在讲故事之前，总是由阿七头先对大家讲那句经典话：我来讲个故事，故事里头有个兔子，兔子走了故事完了。接下来大家就围着阿八头阿爸听故事了。

阿八头阿爸的故事都是格林童话，偶尔也带几个“一千零一夜”里的故事，每次他讲故事时，听的人很多，结果一条小弄堂里挤满了人，大家就把小凳子搬到弄堂里去坐，阿八头阿爸就坐在弄堂里继续讲故事。后来，听阿八头阿爸讲故事已经成为了我们弄堂里的一个习惯。

●这个时候，有个叫老黄牛的年轻人每次在听了阿八头阿爸的故事后，喉咙也痒了，凭着自己看过几本世界经典小说，也要讲故事给我们听了。阿八头阿爸的故事都是讲好人好报，恶人恶报的故事，老黄牛的故事是讲强盗杀人，再加几只鬼故事，特别是聊斋故事里的几个女妖怪和白面书生的爱情故事，听得我们感动得唏里哗啦，眼泪鼻涕一大把。

慢慢地，阿八头阿爸的凳子又搬回了小弄堂里，他继续坐在 15 号门口讲故事，听老黄牛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阿大和阿二头也来听他讲故事了。

这次老黄牛讲的是“一双绣花鞋”，是讲共产党抓国民党特务的故事，精彩呀，特别是老黄牛讲得有声有色，讲到紧张的时候，他就停下来，睁大着像牛一样的眼睛，看着大家，问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有什么声音？没有呀？这时候，不知是谁突然暴发出一声尖叫——啊！……顿时，大家拎起小凳子就逃，逃到一半，回过头看看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再继续围着老黄牛听故事。

老黄牛在讲故事时，弄堂里的阿芬喜欢上了他，天天拎着小凳子坐在灯下等老黄牛来讲故事，她一边听，一边结毛衣，结了一半时，就把毛衣往老黄牛身上试，看大小尺寸正好伐？等阿芬把毛衣结好了，夏天也过去了，弄堂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平静之后就迎来了国庆节，老黄牛和阿芬在国庆节那天结婚了。结婚那天，我们都去看热闹了，要老黄牛讲故事，讲哪能和阿芬好上的。

这时候的阿芬面孔红得像个苹果，她用悄声对我们说：还不是老黄牛会吹牛，把我吹到手了，所以他叫老黄牛呀。

牛逼呀，会讲故事就能骗到女人？好了，那我们以后就不听男人们讲故事了，男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已经施展了手段在骗女人了。不过，人生就如故事，只是这个故事是否精彩罢了。

●如今，长长弄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阿八头姆妈已经随着阿八头阿爸的去世也离开了她心爱的八个女儿，好在她用了八个女儿换来了四个儿子，那八个女婿个个有本事。俗话说女婿如半个儿子，那八个女婿就成为了四个儿子。

至于小脚阿婆，她一直活到 100 多岁，而且是无疾而终。听说她断气的时候，满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檀香味道。当时我也去参加她的葬礼，毕竟阿五头是我同学，我叫小脚阿婆为阿娘的。想想自己阿娘只活了 70 多岁，在我 14 岁就去世了，想着就伤心起来，于是，和阿五头一起也哭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不过我们都拿到了百岁碗，希望能借老人的福，活到一百岁。

应该说，我们的弄堂出了一个百岁老人，也属于百岁弄堂了，可惜的是，弄堂连一百岁也没有度过就被拆迁了。

拆迁的时候，有人欢喜，有人哭，也有人家不悲不喜，闷声不响把家搬走了。欢喜的人家，叫弄堂里的人来新房子玩，并相互留地址。哭的人家，一般是老人，他们怕搬了新家自己的命也要搬了，因为老人忌讳搬家的。好在，弄堂里的人还是以前年轻人为多，都向往美好的生活，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。

但是，明天再怎么美好，那长长的弄堂是永远不会回来了，就如我们的青春和岁月，只能在回忆中慢慢去回味了。